陸官專修班 老弟兄重聚

陸軍官校是國軍的中流砥柱，歷年來為國家孕育了相當多軍事人才，日前有四十五位陸軍官校專修班三十期的同窗，在畢業四十九年後重聚。這群年紀七十歲左右的老弟兄們各有家庭與發展，大家最想要的是，能找回更多過去一起受訓、分科，同甘共苦的好弟兄，凝聚彼此的社會資源與力量，再為國家、社會盡一份心力。

回想當年大家在校長林初耀中將「愛的教育」、「鐵的紀律」薰陶之下，戰鬥教練、打野外，每天上下課，各期同學依序進出黃埔湖等情景，歷歷在目，無一不令人懷念。

可能由於平日出操太過辛苦、嚴厲，神經緊繃，夜晚再出黃埔操／黃埔大轟炸（蚊子）—著內衣、褲，站草皮聽訓話，導致晚上有同學睡至半夜，睡夢中突然自床上跳起來，而驚動上下床鋪、左鄰右舍的同學，一起驚跳起來，訓練有素地全副武裝，攜帶步槍、彈藥往集合場衝，擺出標準的緊急集合模式。當整個過程開始之初，值星班長、值星排長雖莫名其妙，也隨著情勢立刻吹起緊急集合哨音，帶動全連、驚動隔壁連、驚動全營。慘了，所有帶隊長官也著裝緊急集合，接受學生部隊報到。結果竟查不出是哪位「上級長官」來督察發起的。這就是軍中所謂的「鬧營」，卻查不出是那位仁兄鬧出來的，而此一現象倒是屢見不鮮，您說奇怪不奇怪？

陸軍官校專修班三十期各兵科加起來約有一千八百多人，自民國六十二年任官分發至各部隊和機關，期間每個同學際遇不同，約有九成左右的同學任職四年後退伍，進入社會成為基層骨幹、棟梁，可謂臥虎藏龍。而另外的同學則繼續留在軍中發展，迄至少、中、上校軍職後退休。如今不論早期以榮民的身分繼續在社會發展，或是留在軍中的同學，現在都已經全部退休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經過陸軍官校的入伍訓練和各兵科的專業培訓，以及到部隊後的鍛鍊，中心思想（主義、領袖、國家、責任、榮譽）不變，許多同學退伍之後仍然奮勇向前，不管在海外、在大陸、在臺灣，都各有成就。諸如宜蘭、南投、臺南、屏東各地鄉鎮農會、漁會理事長、陶藝大師、災害救援隊長，在各民營、國營產業服務者也為數不少。如今這些行有餘力的同學，雖然已全部退休，但仍願貢獻微薄力量，照顧部分弱老無依的同學。

作者李春峰（前二排左五）與專修班三十期同學重聚，並希望找回失聯同學，彼此關心、照顧。（圖／李春峰）

【作者速寫】李春峰，陸軍官校專修班三十期、陸軍砲兵飛彈學校正規班一一九期、三軍大學陸軍學院正七十一年班；曾任砲兵營長、金防部砲指部參三科長、陸軍砲兵飛彈學校主任教官、國防部人力司上校參謀官；現任古都榮愛關懷協會創會長、陸軍官校專修班三十期會長。

永懷 海子安校長

海青中學畢業同學於民國五十年返校探視安校長（前中），感念安校長對學子的照顧栽培。（圖／沈立）

【作者速寫】沈立，海軍官校五十三年班畢業，海軍陸戰隊少校退役，在高雄廣播電臺製作及主持「魂縈舊曲」二十八年，著有探討國語電影暨歌曲之「魂縈舊曲」一書。

日前與左營的朋友相約在外談事，約在勝利路旁的小龜山下。談完便一起順著木梯走上山頭，想回味兒時記憶，瞻仰紀念海軍來臺第一任總司令桂永清將軍的「永清塔」。

還記得「永清塔」外形像燈塔，是讀「海軍子弟學校」時的安世琪校長設計的。學藝術的安校長由桂上將拔擢，來臺擔任「海子」校長；海軍軍區的「忠烈將士紀念塔」也是他的傑作。為報答桂將軍的知遇之恩，安校長在民國四十四年為將軍去世而設計「永清塔」，突顯將軍像燈塔，在臺放射光芒。開工日，海軍總部及左營地區都派了代表，在塔旁舉行簡單儀式，「海青中學」與「海子」也派學生表演歌唱，我是「海青」學生代表，記憶深刻。

走上山頭，原來存在的塔竟然沒了，只看到原地隨意鋪著木地板；黃昏時分，靠在木欄杆邊，說不出有多傷感失落。桂將軍、安校長都是我心中份量極重的記憶，紀念性建築說拆就拆，卻無法抹煞大家的印象。

想到安校長對教育的認真、對藝術的執著、對長官的敬重、對學子的慈愛，由衷懷念；近年常經過舊校址，腦海中流動許多美好回憶，也回想起先父母與他的特殊交情。

父親沈博於民國三十五年從南京派駐臺灣，在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將軍麾下，負責探照燈及高射砲作業。

三十七年父親回株州接家人來臺，我才七歲；初住橋頭鄉的新莊營區，插班仕隆國校三年級。一年後父親晉升中校，調左營桃子園第一總臺第一大臺，任大臺長，眷屬隨即搬到勵志新村安頓。

父親的部隊在壽山麓，砍樹木整平為營區操場。當時最大困擾是如何處理那些砍伐的樹木，及綑綁後等待移植的樹苗，父親傷透腦筋和母親討論。母親說：「安校長正為整理空曠的校園到處尋找樹苗，學藝術的安校長對校園的布置有特殊構想，正發愁到哪裡去找些樹木來種。」當晚父母散步走訪安校長，提出贈送樹苗及小樹的想法；更把大型不能種植的木頭砍成柴火，給學校伙房燒水及炊煮。相談投機愉快。

次日父親派卡車搬運好幾趟，還派一班士兵，由夏友元班長帶著包括孫光提、周位孚等七、八個年輕戰士，到校聽安校長指揮，幫忙種植；這種服務到家的事，成就了父親與安校長爾後的情誼。

海子的老師，都屬軍職聘僱人員，有退役軍官、流亡學生，及讀過高中、大學的眷屬，經簡單考試進校。安校長得知母親是師範畢業，抗戰時期曾在重慶蔣夫人辦的「戰時兒童保育院」擔任教職，勝利後回湖南株州的「中心小學」任教，屬網羅的對象。四十三年排除萬難，母親才進入「海子」，在臺正式取得教師職。

我四十四年從海青中學畢業，進了一所私立中學。高一暑假，安校長來家，跟母親討論分班問題。看到我時順口問我讀哪裡？我回答後，他對母親說：「那怎麼行？轉學！」第二天一早，坐著海軍汽車大隊的吉普車，要我帶著證件到省立岡中，找當時的陳震校長，報名轉學考試。僥倖錄取後，讓我從私校生變成省校學生。如說之後進入軍校的路走得正確，無疑安校長是推動我走入正途的推手，令我一生感念。

我家四兄妹都是海子、海青的學生，講起安校長，每個人都肅然起敬。那份和父母的交情，不只是校長與老師、校長與家長的關係而已，對他的負責盡職、耿直誠懇、情義深重，一家人都銘記在心，無時或忘。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加強徵求「榮民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；還有昔日軍中及眷村生活的回憶，包括師恩浩蕩、同袍之義、難忘時刻等也是集稿重點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註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，e-mail 至 ustory.glory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二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，稿酬從優。因投稿眾多，稿件未必刊登，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

撰稿人須同意獲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，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

國防醫學院憶舊

童年的我體弱多病，常往醫院跑。去醫院最怕打針，最愛的是護士小姐制服，夢想將來有一天我也要穿。中學畢業後，獲得父母支持北上考國防醫學院，終於達成願望。

國防醫學院那時在臺北市水源地一處人少又偏僻的地方，報到那天一進校門，看到的多是鐵皮屋建築，和想像不一樣，心涼了半截。女生宿舍是早期軍營式的房屋，很大一間，約住七十人、三層鋪。還好不久改建成二層樓房，四人一間，上下鋪，有專用書桌。雖是小一間，但我們已經太滿足了。

開學後有四個月入伍訓練，不能外出，對我們這些初次離家的小女生很不習慣。夜間此起彼落的飲泣聲，像混聲大合唱。

入伍教育在學校完成，內容和男生一樣：夜間行軍、實彈射擊、踢正步、變換隊形等；晚間還有兩小時自習。疲憊的結果，頭一靠上枕頭立刻進入夢鄉，也不想家了。

入伍訓練結束，開始專業課程學習，白天上八堂課，晚間兩小時自習。最怕上解剖課，老師以嚴格出名。那時不少無人認領或家屬自願奉獻的大體，都送來我校，不虞匱乏，男生都有親自動手的機會。進入教室，冷氣很強，不由得打個冷顫。只見手術檯上一具具大體，男生四人一組操刀，練習解剖，女生只是圍觀，有老師解說。親眼看到體內器官，心兒亂跳，臉色慘白。中午剛好加菜，想到剛才的畫面，許多同學都沒胃口。天黑也不敢離開宿舍，因解剖教室就在宿舍附近。

解剖很難念，各部位名稱又很多，沒想到後來每人拿真人骨頭到宿舍死背硬記，也沒想到害怕這件事了。

最盼望假日，遠地同學雖回不了家，可外出逛街，但不愛穿軍服怕惹人側目。聽學姐傳授「撇步」：帶便服去離校不遠處老兵開的裁縫店換。真是「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」。

二年級開始上醫院實習，穿藍色上衣，外罩白色連身服，住醫院學生宿舍，於是自由多了。首先在小南門的三軍總醫院，那裡很熱鬧，每晚下班後與同學相約逛街，然後吃一碗陽春麵加上大量辣椒，熱呼呼，尤其寒流來臨的嚴冬，真過癮。

接下來到榮總實習，也是住學生宿舍，地點偏僻不能逛街，值班時有美味消夜可吃，至今想起來都會流口水。

最後實習的醫院在北投，每天可洗溫泉，下班後去爬山，令人難忘。

畢業後全班分發在不同的醫院及地點，見面不容易，尤其年紀大了，只有在聚會中才得見面。真是如歌詞所說：「時光易逝永不回、往事只能回味。」

感謝母校的栽培，讓我擁有扎實的專業技能、嚴格的軍事教育，讓我能適應不同的環境，瘦弱的身體也變得健康了。現在同學們都已是八十開外的老人，我們更要珍惜現有的一切，開開心心過每一天。

在國防醫學院與同學一起學習、成長，讓作者閔萬蓀（右一）留下許多難忘回憶。（圖／閔萬蓀）

【作者速寫】閔萬蓀，國防醫學院畢業，退伍後到學校教護理，現已退休。